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五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馬衍宗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

雍正四年十一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三日

諭兵部

陵寢地方關係重大前范時繹在任時巡查甚嚴風水之內不許閒人行走並象縡到任以來並不禁止聽人任意

在風水之内檢蕒拾柴凡任内之事一切漫不經心有意疏忽甚屬不敬著將董象緯調取來京爾部嚴審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西安官員兵丁在巴里坤軍前年久甚是勞苦効力著行文總督岳鍾琪賞給副都統常壽一年俸同常壽撤回官員每員半年俸兵丁每人銀十兩再去年自巴里坤撤回西安官員兵丁官員每員賞給一季俸兵丁

每人銀六兩

又禮部奏琉球使臣歸國奉

上諭琉球國遠隔海洋該國王不必因收受賜物專遣使臣進表謝恩著於正貢之年一同奏謝將此諭該國王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之人見朕蠲免江南蘇松浮糧遂生希冀之心以為三府額賦較他處稍重亦欲想望恩

澤而強紳劣衿及不法棍徒從中包攬作奸抗違拖欠種種弊端甚多以致國課虧欠不能清結夫錢糧之輕重原視其地土之肥瘠以為定額杭嘉湖之額賦定自前代小民遵奉輸納已久朕經理天下政務安能以國家一定之經費任意裁減以遂小民非分之望其蠲免江南浮糧者乃

皇考聖祖仁皇帝久欲敷布之德意而朕仰承之耳杭嘉湖之額賦豈江南浮糧可比小民安得懷冀望之念而為

奸徒所愚虧國帑而干罪戾嗣後倘有不法紳衿棍徒包攬代納抗違功令拖欠作弊者著王國棟密行訪查嚴拏重治其罪至浙江通省舊欠錢糧一百餘萬兩朕已加恩允撫臣李衛之請分作七年帶徵以紓民力該省民人自應感戴朕恩如期完納倘有不法之徒仍復蠱惑愚民作弊拖欠者著王國棟一併嚴查懲究

初七日

諭軍前回京之將軍官弁及諸王大臣等當寧安此番軍

前所行甚屬可嘉但未獲勦滅策妄阿喇布坦耳富寧安身任將軍一心肫篤為國家宣力從前再三以進兵奏請於

皇考之前

皇考憐念準噶爾人等不忍翦除是以未允其請倘欲翦除允其所奏富寧安定能擒滅策妄阿喇布坦矣策妄阿喇布坦之所以未滅者非伊力之不能實我

皇考之至仁也富寧安在軍前多年約束兵丁辦理事務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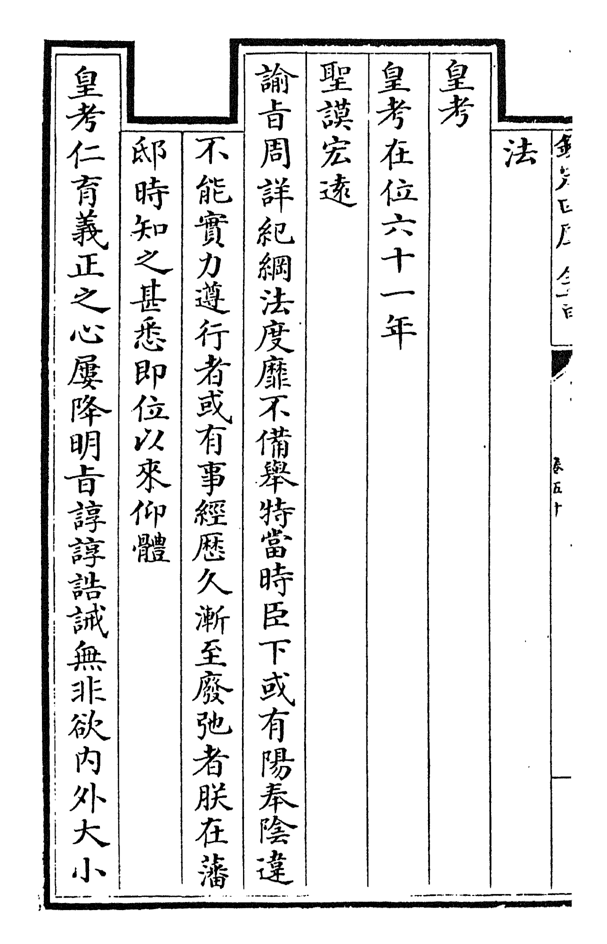
井井有條而且行止端方廉潔此數年以來領兵之將軍等聲名未有出富寧安之右者其於我
皇考之寄任實心奮勉不負任使益彰
皇考用人之明朕實嘉愛今朕代
皇考推恩將朕之煖帽補掛數珠賜伊穿戴及緞疋銀兩被鞍黃扯手馬雙眼翎特行旌賞降旨該部封富寧安世襲侯爵爾諸大臣皆宜效法富寧安而行諸凡勿顧目前小利宜圖久遠榮顯如顧目前小利以致聲名大壞

悔之亦無及矣果能一心効力豈惟主上嘉愛即
上天亦必慈佑報之以福今國家昇平大臣等雖無軍旅効
力之處然内外諸事俱宜一體盡心爾等果能以富寧
安為法一心宣力朕亦如富寧安一體加恩矣如富寧
安奇立德等俱係將軍而奇立德等行為無恥上負君
上委任之恩下被屬員鄙薄蒙古等譏誚若朕於奇立
德等亦視如富寧安一體加以恩榮衆人豈以朕為是
哉奇立德等朕雖未加之以罪朕意以為尤甚於加之

以罪也諸大臣祇應各以品行聲名為念於國家公務一意抒誠勉盡為臣以忠之道切勿瑣瑣然懷蓄私意令富寧安即標準也

十一日奉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理之至當寛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葢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嗣承大統四年於兹凡政教號令皆遵



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宏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即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欲內外大小

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之盛是朕所
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朕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實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以歷年既久
新進疏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為從
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衆利皆
興諸弊盡除之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大中

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野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為之賑饑平糶蠲賦緩徵此朝廷軫恤之恒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則賜之孤獨應䘏以錢物則䘏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勗以耕桑固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盜賊奸宄法所應誅貪官污吏法所應黜豪紳劣

矜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奸黠貪污鋤豪劣為除弊可乎情罪重者予以刑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謂之除弊可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為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行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為耕耤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為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即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即為啟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

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豐功偉烈布在方策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為此曉諭知之

又廣東巡撫楊文乾奏報濵海州縣被水情形奉

上諭上年廣東福建二省所屬郡縣有數處歉收是以今年春夏米價昂貴已諭該督撫等設法接濟撫恤貧民

今年福建雨澤調勻秋成豐稔廣東早禾大收惟八月間雨水稍多恐晚禾收成歉薄至明歲青黃不接之時小民不無乏食之慮此時正當預為籌及應如何運送米穀赴廣備用之處著九卿確議具奏該撫所報濵海被水之十一州縣應如何賑恤之處一併速議具奏

十二日河道總督嵇曾筠奏請

陛見奉

上諭嵇曾筠身在豫省任所尚且日受查嗣庭寄信請託

應接不暇若親身來京則諸王大臣多人以私事囑託者何以推卸嵇曾筠來京陛見無益著不必前來

十四日奉

上諭朕從前每出諸大臣並未令達爾當阿在朕前導引近在養心殿驗看侍衛時達爾當阿亦曾看過並未降旨乃大臣等今日即令達爾當阿在朕前導引如果應派從前即應派出從前並不派出今日始行派出者明係衆大臣仍護庇阿靈阿特將阿靈阿之子在朕前行

走耳著將領侍衛內大臣等交與該部嚴審擬罪具奏凡係阿靈阿鄂倫岱蘇努七十等朋謀之事朕若知之斷不容恕必殫朕之力以除國家之大害

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朕覽九卿所議欲停夥盜減等發遣一案當日將夥盜分別減等乃

皇考聖祖仁皇帝好生至德從古未有之仁政也若照律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則受戮者甚多其中不無應酌量矜

滅之人是以夥盜滅等立法誠為盡善朕惟照舊遵行但行之既久地方官吏捕役人等悉知此例或將愚劣無能之輩嚴刑逼迫令其認為造意為首之人反將奸狡積盜入於夥盜之中得邀減等亦未可定即如現在減等發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夥盜内有極惡難留者仍被伊主所殺可見地方大臣官員惟圖塞責結案其能實心體察靖盜安民者甚少凡盜案内必有實在為盜者亦有被人誘脅並非素常為盜情尚可憫者若將

實在强盜拏獲即行正法不但法無不當且盜案亦不至於併積當日

聖祖仁皇帝未將夥盜減等之條著為定例原有深意但既施法外之仁通行年久朕意將此條不必載入律例另立一檔案首載

聖祖仁皇帝諭旨次將凡因盜案所下諭旨存案遵行嗣後遇有盜案務令地方各官詳察情形確實究審將案内之悍惡兇暴實在為盜及被人誘脅或出於一時救死

之計要非素行為盜者一一分註明白於疏內聲明著大學士會同三法司將造意為首與極惡難留者仍按律擬斬其被人誘脅或非素常為盜情尚可憫有應行減等發遣者將應減等緣由於本內聲明具題至發遣之地亦不必定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應如何分發各省內地之處爾等公同詳細定議具奏

十九日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城守尉尚祿私離汛地應革職奉

上諭城守尉尚祿為人正直伊到任將虧空倉内米豆隱瞞地畝據實俱行揭報經將軍駁回伊仍具呈求見將軍隨面見稟明將軍又令出具印結據此將軍似有不悅其揭出此事之意今審各處俱實若再將尚祿處分則將來上司何以管轄屬員該將軍之叅奏殊屬錯悞盛京刑部又援職官私離汛地之例議以革職更屬錯謬尚祿從寬免其處分著調補金州城守尉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覽署山東廵撫塞楞額奏章見莒州州同鄭封榮因薄責家人致被家人戳死甚為駭異夫主僕之分所以辨上下而定尊卑天經地義不容寛假漢人從來主僕之分不嚴陵替蕩軼風俗頹敗習以為常是以查嗣庭汪景祺輩不知君上之尊悖逆妄亂無所不至歷來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之分家主所以約束奴僕者雖或嚴切亦無不相安為固然及至見漢人陵蕩之俗彼此相形而不肖奴僕遂生觖望雖約

束之道無加於疇昔而向之相安者遂覺為難堪矣乃至一二滿洲大臣漸染漢人之俗亦有寛縱其下漸就陵替者此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不可不加整飭夫主僕之分一定則終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賴其生養固宜有不忍背負之心而且世世子孫長遠服役亦當有不敢縱肆之念令漢人之奴僕乃有傲慢頑梗不遵約束加以訶責則輕去其主種種敝俗朕所洞悉嗣後漢人奴僕如有頑傲不遵約束或背主逃

匿或私行訕謗被伊主覺察者應作何懲治與滿洲待奴僕之法作何畫一之處著滿洲大學士九卿詳悉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凡督撫奏摺經朕批示發回者不過據朕一已之見即便批發伊等具本時只當就事論事聽候部議部中覆奏之日朕自有裁奪焉有具本時將密摺所批公然載入之理揚名時從前將密摺密批洩漏朕嚴加切責

不許再用摺奏後因伊懇求朕始俞允令伊因清查鹽課具本前來遂將朕密批諭旨公然載入本內明係回護從前洩漏之罪故意如此想其心中以為不當有密奏密批之事耳夫國家庶務殷繁亦有不便宣露於衆者亦有本章諭旨所不能盡者亦有一時不能即定者故於密摺內往來斟酌期於周詳妥協易經云幾事不密則害成書經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觀易經書經之

言豈非密商密陳之意乎楊名時始則將密奏洩露於外人今則將密批全錄於章奏伊係讀書人獨未聞古人之明訓乎況督撫要務有舉劾二端叅劾則應用露章薦舉則應用密摺此人臣事君之道而楊名時之必欲宣露者明明欲收薦人之功於已而不肯以用人之柄歸之於上也且其意以為將密批旨意載入本内則部議之時斷無不准行者似此怙惡不悛大奸大詐全無人臣之體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察議奏戶部覆奏之

時照依楊名時原本將諭旨載入亦屬錯悞著將楊名時原本發還令其另行具奏

又奉

上諭朕聞金門總兵官謝希賢聲名平常是以調來陛見留京另用今觀其人尚屬壯健且向習水師之事去歲山東登州總兵官黃元驤陛見時年已老邁又患足疾到任後凡有查奏事件多舛錯遲延是其精力已衰不能勝任著以原品休致登州總兵官印務著謝希賢前

往暫行署理廣東提督萬際瑞前任總兵官時聲名甚好故特授為廣東提督乃自到任後通省事務不能料理其才難勝提督之任即如沿海文武官弁從前每向漁船索取陋規自經禁止之後聞文官陋規已革而弁兵總未悛改是即萬際瑞不能禁約之故萬際瑞著補授登州總兵官其廣東提督印務著石禮哈署理萬際瑞到任後著謝希賢同林全將停泊膠州海船於明春風色順利之時押赴天津到天津後謝希賢即留天津

同蔡勇教習滿洲水師効力行走

又刑部等衙門奏老瓜賊任小山等解往河南正法

奉

上諭此本内議稱將老瓜賊任小山張民仁解往河南正法等語此等賊犯本身現在何處理應即於其地正法仍於原行刼之處張掛告示諭衆知之若如此越省解送恐沿路踈脱又生事端既干連地方官員而差解人役亦屬苦累著九卿議奏俟議定之後永著為例

二十七日奉

上諭讀書所以明理講求天經地義知有君父之尊然後見諸行事足以厚俗維風以備國家之用非僅欲其工於文字也浙江文詞甲於天下而風俗澆漓敝壞已極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世輕薄天下之人遂至喪心悖義謗訕君上以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浹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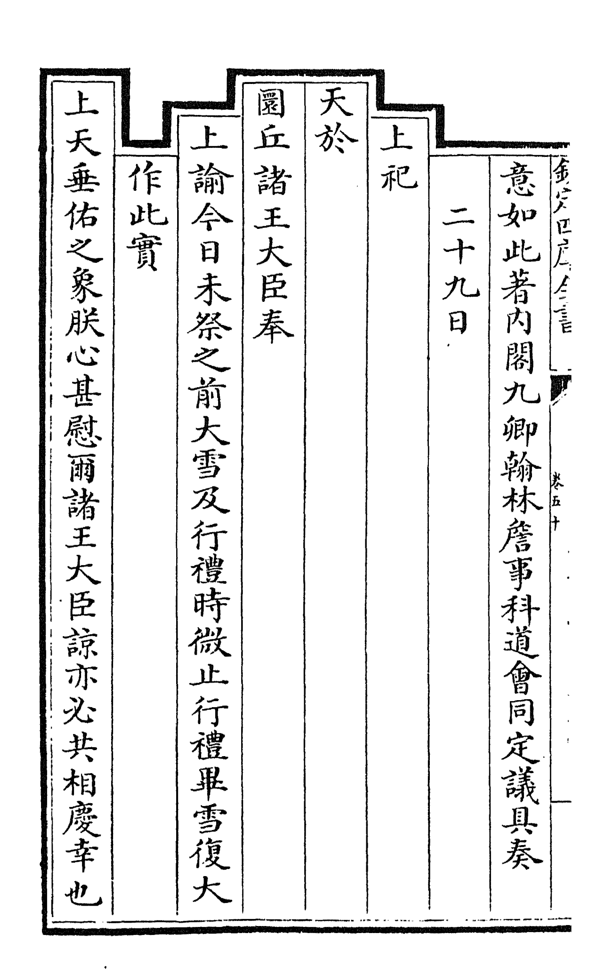
淪肌

聖敬日躋純亦不已用人行政至公至正事事周詳盡善實自古帝王中所罕見者而查嗣庭汪景祺乃敢肆行謗議則凡為人君者更何道以免悖逆之譏刺乎設使議論及於朕躬其情罪尚或可恕今觀查嗣庭日記於雍正年間之事無甚詆毀且有感恩戴德之語而極意謗訕者皆

聖祖仁皇帝已行之事也本極盡善無可擬議而妄肆悖逆猖狂之言誰無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齒昔孔子作春

秋歷代因之各有史冊以垂法戒今若容悖逆之人顛倒是非私行記載則史冊皆不足憑矣豈非千古罪人乎浙江風氣惡薄如此查嗣庭汪景祺而外自尚有與此相類者若加窮究則不可勝誅倘聽其風俗頹敝不加整飭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朕思開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豈以其文章詞藻之工可以有益於民生吏治今浙江風氣如此挾其筆墨之微長遂忘綱常之大義則開科取士又復何用且巡撫李衛等從查嗣庭家中

搜出科場懷挾細字密寫文章數百篇似此無恥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係浙人習以為常不但藐視國法亦且玷辱科名應將浙江人鄉會試停止至於生員歲考仍舊舉行百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恩賑恤鄉會試既停且使浙人中師生同年彼此請託營求紛紜膠擾之習為之肅清將來人心共知改悔風俗趨於淳樸朕確有見聞再降諭旨朕因人心風俗關係重大不得不嚴加整理以為久安長治之計朕



意如此著內閣九卿翰林詹事科道會同定議具奏

二十九日

上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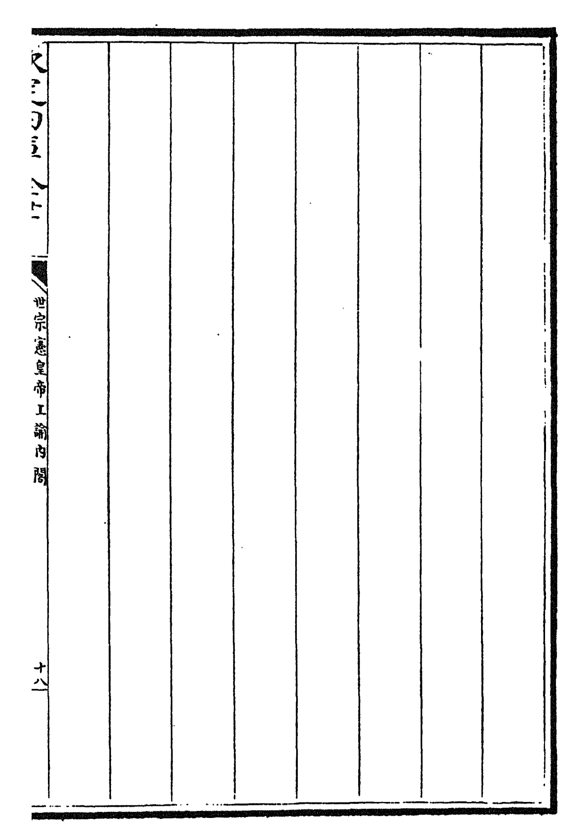
天於

圜丘諸王大臣奉

上諭今日未祭之前大雪及行禮時微止行禮畢雪復大

作此實

上天垂佑之象朕心甚慰爾諸王大臣諒亦必共相慶幸也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一

雍正四年十二月

上諭三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向來官兵凡在內地行走者例不給與口糧朕思內地亦有遠近之分行走不無遲速之別宜酌加恩澤以獎勤勞今建昌官兵因進勦賊蠻已經深入梁山此地

舊稱險遠並非內地可比而賊徒金格等潛匿荒僻之區尚未授首現在官兵各處搜勦奮勇効力甚屬可嘉查前歲進勦南坪時官兵俱經給與口糧今進勦梁山官兵著亦照南坪之例一體支給口糧以示朕撫恤兵丁之至意

初三日康親王崇安等奏請將大逆不道之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正法奉

上諭阿其那塞思黑心懷不軌亂我國家大奸大惡不忠

不孝造背主逆天之大罪諸王大臣遵依國法欲將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按律正法理所當然從來史冊中反叛篡逆之人則有之而未叛之先即公然敢與君上抗拒大逆不道無人臣禮如阿其那塞思黑年羮堯者實自古未聞也但阿其那塞思黑之大逆不道雖著而反叛之事跡未彰其妻子從寛免其正法塞思黑之妻逐回其家嚴加禁錮阿其那塞思黑之眷屬交與內務府總管給與住居養贍四保既係過繼尼雅哈母之人著

仍留伊家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部屬奉差督學不必出缺奉

上諭凡郎中等官奉差提督學政者若將員缺不行另補恐部中辦事乏人所議尚未周詳朕意凡部內郎中等官膺督學之任則加以編修檢討之銜使其名實相稱其員缺另行銓補俟伊任滿考察之後仍歸本部補用如此庶為妥協著九卿定議具奏

又刑部摺奏廣東廉州府叅革知府李元偉直隸慶

都縣叅革知縣劉紹曾並山東解任兖寧道楊三炯
與查嗣庭私書來往口供奉
上諭李元偉求查嗣庭致書轉託陳世倌一案李元偉既
稱關防嚴緊不能投遞何以第二次又求查嗣庭寫書
致託此處爾等未曾詰問劉紹曾求查嗣庭囑託蔡珽
一案劉紹曾供稱查嗣庭向蔡珽說與不說不知道等
語今查嗣庭現在爾等亦未質問二件問語俱遺漏但
再行審問其罪亦不過如此此輩營求請託寡廉鮮恥

之人加以笞責乃其自取李元偉劉紹曾已經革職楊三烱亦著革職俱交刑部照例笞責以為無恥營求者之戒

初五日奉

上諭覽署理山東巡撫印務侍郎塞楞額奏摺內開原任山東巡撫蔣陳錫名下應追監穀銀兩一案塞楞額所奏甚屬公平著照所請行文湖廣浙江二省將原經手捐穀之許大定蘇稷即速解往山東質對清查舊案從

公完結陳世倌奉旨清查此事為時已久尚無頭緒即此可見陳世倌不能實心辦事又如蘇努之子發往山東者乃獲重罪之人陳世倌並不管束聽其家人在外往來自如且當日李樹德曾餽送隆科多銀數萬兩陳世倌隱匿不代為奏聞又如修理太行堤工程現據王沛憻查審得博爾多程光珠等將本省公捐俸工銀兩侵蝕入已陳世倌雖未染指而屬員作弊伊竟知而不問似此則陳世倌在任因循怠忽瞻徇之處甚多朕初

意以其有益於地方故令在任守制令其行事若此於地方何所裨益著不必在任守制山東巡撫印務仍著塞楞額署理候朕另降諭旨

又奉

上諭時值祁寒怡親王忠誠為國躬冒風雪不憚辛苦其隨從人員雖理應隨王行走但因公効力值此半月嚴寒之時伊等必皆勞頓凡王屬下人員不論在家在外官員等各賞銀二十兩護軍披甲執事太監等各賞銀

十兩

初七日奉

上諭御史謝濟世特糸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贓壞法等欵以田文鏡之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乃天下督撫中所罕見者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以保其必無而謝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糸田文鏡朕不知其何心從前

聖祖仁皇帝見科道官員朋比作奸互結黨與潛通聲氣網利徇情私賣本章嚇詐財賄薦舉悉出於請求糸劾多

由於囑託至於請開捐納請開礦廠種種情弊不可枚
舉及至敗露之後則藉口風聞言事未曾確訪以此解
免其罪此等惡習深可痛恨是以
皇考屢降諭旨切責至再至三並停止風聞言事朕即位以
來因初理政務惟恐未能周知是以令滿漢文武諸臣
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葢欲明目達聰盡去壅蔽
以收實效也乃科道等官所密陳者未見有裨益政治
之事而科臣崔致遠等挾私妄奏不遵國憲朕是以停

止科道之密摺令其專用本章而猶恐其惡習尚存頹風不改是以諄諄訓誡往復周詳誠以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關係甚重欲正人心端風俗必自科道始科道無私方能彈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為言官可以白簡從事而胸懷詭詐聽人指使顛倒是非擾亂國政此等之人實大有害於人心世道為國法之所斷不可容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所戒然審其緩急權其輕重誅戮諫官之過小而釀成人心世道之害大也古人云禮

義不懲何恤于人言朕為天下主豈惜此區區之小節而忘經國之遠圖哉謝濟世身為御史不聞別有建白而獨將巡撫中秉公持正之田文鏡加以貪贓壞法之名特疏糾叅且自稱風聞言事顯悖

聖祖仁皇帝之諭旨而於欽差大臣審定之事盡欲翻案並將各案始末情由及田文鏡之納賄徇情諸事委曲描寫若伊在旁目覩者則其受人囑託聽人指使欲傾陷田文鏡以快其報復不問可知矣若不嚴加訊問則如

鬼如蜮之伎倆得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人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而端乎著將謝濟世革職令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嚴訊務將其中實情審出不得稍有含糊倘九卿詹事科道中有謂言官不應加刑者亦即據實陳奏不得面從而退有後言謝濟世由翰林揀選補授御史著將揀選之翰林院掌院交部察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黃振國汪誠等照律治罪奉

上諭黃振國係大計參革之員因蔡珽在朕前力薦是以

特用為河南信陽州知州乃黄振國不知感戴朕恩但知倚仗蔡珽勢力恣肆妄行索取財賄經田文鏡據實糾条比時朕諭蔡珽曰黄振國背朕深恩負爾薦舉田文鏡不稍瞻徇即行条奏於爾大有裨益爾當深感田文鏡而痛恨黄振國方得大臣公忠之道若不如此則與年羮堯無異矣乃蔡珽不遵朕訓固執私心自黄振國被条之後不但深恨田文鏡且於朕前懐怨望之意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在朕前力為黄振國汪誠邵言

綸稱寃且言田文鏡欲致死黄振國以滅口隨經欽差
審理並無影響今謝濟世又特叅田文鏡其中言黄振
國汪誠邵言綸諸事一一與李紱之言脗合葢李紱原
係蔡珽門下又曾受其薦舉而黄振國則蔡珽保薦之
人故私相固結如此從前朕有明旨凡屬員被叅負屈
者俱令赴都察院申訴使黄振國等果有寃抑亦只應
赴都察院辨理而乃暗中要結多人造作無影響之言
此倡彼和始則令李紱密陳於朕前今又令謝濟世顯

叅於章奏公然結為大黨撓亂國政顛倒是非實係大光棍今既事事敗露若不嚴加懲創則朋奸結黨之風不能止息有害於世道人心不淺黄振國應照光棍例立斬至於汪誠以借貸鹽商銀錢被叅其處分不過止於罷官並無累及身家性命之處乃汪誠各處營求冀翻前案李紱謝濟世相繼為之辨雪此等鑽營不法之徒斷不可不重加懲治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此二本著發還刑部等衙門另行具奏邵言綸比附匪黨鼓動

李紱謝濟世為之陳奏又如原任革職唐縣知縣關𠟹以行賄被參乃不安分守法營求佟鎮寄信與隆科多稱揚其善以圖僥倖郃言綸關𠟹均屬可惡著僉妻發邊衛充軍凡地方督撫大吏所管屬員不下數百人一時訪聞不確參劾之間或有屈抑亦事之所不能免被參者惟有安於義命靜候朝廷定奪乃為臣子之道豈有結黨横行造言生事蠱惑大臣科道官員傾陷其上司以快其報復之理況田文鏡之所參黃振國汪誠邰

言綸等各案經欽差審明本無屈抑而伊等輒敢肆無忌憚若此朕若不秉公執法以儆刁風則天下督撫尚可為乎即如江西道員孫蘭苾因事解任之後私致書與查嗣庭辨白其枉將來審明之時若孫蘭苾無過則已倘有過而向人强訴必重治其罪謝濟世奏稱若將田文鏡治罪則中州士庶罔不歡欣百爾臣工咸知儆戒今朕特將黃振國汪誠治罪以快中州士庶之心以為百爾臣工之戒

又工部議奏弘號廠存貯木植交與該總督及道員等分賠奏

上諭本內議將弘號廠存貯木植著落地方官員賠還又議稱以大改小併堪作燒柴木植變價解部等語此項木植既著落地方官員賠還應將現有木植或給與地方官員或變價還項其不敷者再著落分賠方合情理所議未詳著再議具奏

又浙江總督李衛查奏李維鈞家產奏

上諭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不徇情面一一查出可嘉但
条奏李維鈞婢妾一節未免過刻不合大體此事不必
議覆若云請追誥命李維鈞既已獲罪革職自有定例
何必特行条奏凡大臣審理公務只當就事論事不必
於事外苛索攻發人之陰私如蔡珽從前奏稱曾於北
直旅次壁間見一對聯乃譏訕李維鈞家門之事朕比
時切責戒其勿言又年羹堯在朕前力言隆科多之妾
在家所為昨慶元之母與其妻又向馬爾賽拉錫悉數

其卑賤之行經馬爾賽拉錫奏聞朕俱置之不問朕嘗見好發人之陰私者往往因已身行事有愧於心故意揭人之過以掩已之短如年羮堯素性貪婪故往往以貪婪之名加之於人朕以忠厚之道教天下著將此訓諭李衛知之

初八日奉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所關甚大果能秉公持正據實敷陳方合天下之公是公非而於朝廷政事有所裨

益昨日謝濟世叅劾田文鏡貪贓壞法之事爾等滿漢大小臣工今日俱在朕前朕特面加詢問爾等若知田文鏡果有劣蹟謝濟世所叅不誣可即出班陳奏倘心知田文鏡居官貪婪此時不行陳奏而退有後言則大有虧於臣節尚可以為人乎朕既歷問再四而滿漢大小諸臣衆口同聲僉云田文鏡並無貪婪之事謝濟世所叅各欵事事皆虛可見公道在人難於掩蔽矣夫身為言官背公懷私朋比結黨將造作並無實據之浮言

轉相買囑慫慂糾彈以洩私忿而報宿怨令無知狂悖之人愚昧指使借風聞言事之名以酬報私恩小惠則顛倒是非擾亂國政其有害於人心風俗者不淺我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深知其弊屢頒

諭旨嚴加訓誡停止風聞言事葢以人君圖治固貴於明目達聰而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則訪聞不確者尚不可採而況於徇私搆黨彼此傾陷此等風習豈可長哉朕即位以來所用在廷大臣外省督撫皆出於至

公並無平素熟識之人惟年羮堯傅鼐係藩邸舊屬而此二人罪惡敗露朕即按律置之於法未嘗稍加寛貸至田文鏡者朕在藩邸時不但不識其面並不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年羮堯來京陛見時言山西年歳歉收皇上宜早為賑恤朕因降旨與廵撫德音令其查奏及德音回奏稱山西去年收成甚好道途亦無饑民實無可賑濟之處朕以德音身為廵撫所言如此年羮堯之陳奏或有未確時田文鏡適告祭華山回京復命將山

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敷陳備極周詳朕以田文鏡係告祭之員經過山西地方閭閻疾苦非伊責任乃目擊民瘼直言無隱深屬可嘉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因遂令田文鏡往山西任賑濟之事田文鏡到彼盡心竭力辦理甚妥即以田文鏡為山西布政使令其與諾岷料理山西一應未清案件二人秉公和衷將積年虧空及地方宿弊剔除清理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巡撫石文焯不能任怨任勞實心辦理故將

田文鏡調為河南布政使令其協理旋以石文焯調任陜西即以田文鏡為河南廵撫朕之所以擢用田文鏡之原委如此即此乃田文鏡在朕前營求諂媚之事也及為廵撫之後三年以來整飭河工堤岸堅固河汛安瀾年歲豐稔紳衿畏法正已率屬地方寧謐而每事秉公潔已謝絶私交實為廵撫中之第一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時即奏田文鏡糸劾黄振國汪諴邵言綸甚為寃抑張球居官聲名甚劣田文鏡並不糾糸且言黄振

國此時已為田文鏡監斃滅口又稱田文鏡操守雖好
每年有皇上賞給養廉銀二萬兩可以足用如臣在廣
西時每年所用不過三千金及李紱奏後將伊一年公
費日用開單呈覽共有一萬三千餘兩夫以廣西邊遠
而巡撫一年所費如此田文鏡為河南巡撫則每年公
費日用止於二萬兩此外田文鏡並未收受分毫較李
紱尚不可謂之更廉潔乎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
來京依然無恙朕不知李紱受何人意指而揑造此不

稽之言敢於冐昧陳奏也至田文鏡所叅黄振國各案皆係田文鏡自行奏請特遣大臣前往審理朕因差侍郎海壽史貽直到豫將各案重審皆已究訊明白定擬具奏其張球一案田文鏡已經認過請罪部議亦於張球諱盜案内已將田文鏡處分矣夫督撫統轄通省地方甚廣屬員甚衆其居心辦事安能盡保其無過田文鏡始而誤信張球為可用既而察知其不肖即深自愧悔據實叅奏亦可以解其從前誤用之愆若必追究已

往借端苛責則督撫大吏將何道而始能免於指摘乎
即如朕之誤用年羹堯隆科多始見其可用則委任之
既覺其奸回則法治之一皆本乎大中至正之心準乎
公是公非之理豈得加朕以誤用匪人之名乎至汪誠
邵言綸即令田文鏡叅劾或有未當亦屬偶然之事況
汪誠邵言綸皆係庸劣不堪之人田文鏡叅處並無寃
抑乃謝濟世於九卿議覆欽差所審各案進本之前一
日特叅田文鏡貪贓壞法各款其中所言黃振國張球

部言綸汪誠等事與從前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時所奏一一脗合朕思封疆大臣能為朝廷實心任事即為國之棟梁朕之股肱若不為保護而任人傾陷則朕何顏對天下封疆大臣乎況從前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心任事不避嫌怨為國為民者唯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三人令謝濟世聽人指使將田文鏡糾參顯與朕之明旨相悖且田文鏡並不可謂之權要亦斷不能加以貪汚之名而謝濟世為此參奏者其意不過欲使天

下督撫皆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衆人之虛譽保一已之身家而不為國家實心効力以快其黨錮之私心此種結黨營私排擠傾陷之惡習不可不嚴加懲治是以令內閣九卿等公同研究務得實情將謝濟世正法以為言官不法之戒昨日有人密奏朕云看謝濟世乃邊遠無知愚蠢鹵莽亡命小人而敢以無理之事妄陳者其中必有大奸大詐之輩暗中指使動以直言敢諫之美譽使激皇上之怒皇上必秉公執法置之重典令皇

上有殺言官之名其心術甚為狡猾皇上既洞悉其奸

此時若行嚴究何情不得況案内必牽連多人而謝濟

世斷不肯供出實在指使之人且使奸詐之徒反謂得

計等語朕是其奏暫寛此一事令内閣九卿等審問謝

濟世時將伊所奏田文鏡各欵逐一究訊謝濟世皆茫

無憑據俯首無詞則其受人指使情弊顯然李紱前任

廣西廵撫謝濟世係廣西人自供曾於本省晉接又於

京師相見則平日二人原有往來未必不因李紱有私

惠於彼而欲借此酬報之也謝濟世既自命為報効國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如李紱蔡珽等設有暗中指使之事聞朕此諭不知可自知愧悔與否前朕曾降諭旨凡天下官員有被上司參劾冤抑者許令赴都察院控訴若黃振國汪誠邵言綸關㬢被參情由果有冤抑何不遵旨赴都察院辨理乃黃振國汪誠邵言綸暗結黨援搖唇鼓舌將本身所犯之罪巧為掩飾布散浮言鑽營李紱密奏朕前

今又指使謝濟世挺身陳奏關㬙以行賄被劾乃不安本分囑託佟鎮寄信隆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以圖僥倖在黃振國挾勢婪贜狂妄不法已罹重罪而汪誠邵言綸關㬙等處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黨與請託權要必欲更翻前案報復私仇奸險至此實為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邵言綸關㬙俱令發遣邊衛充軍正如謝濟世奏內所云如此則中州士庶罔不歡欣而百爾臣工咸知儆戒矣如孫蘭苾互揭一事致

書於查嗣庭求其辨雪將來審結之時如孫蘭芯果無
干涉則已若已身有罪而向人强訴必將孫蘭芯從重
治罪朕素性不嗜殺人但此奸惡之風不得不殺一以
儆百實為人心風俗計也半月以前朕面諭九卿翰詹
科道戒以搆黨營私徇求請託言之可謂諄切矣乃今
有無理妄奏如謝濟世者與朕前旨顯為悖謬可見此
風一時難於悛改而朕之所以姑寛謝濟世者葢以不
教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久朕亦不忍即加誅也爾等

諸臣皆由科甲出身將來為督撫為學政果能公忠體國朕必當加恩保護斷不使萋斐之人得以行其傾陷之計倘懐私挾詐顛倒是非朕亦決不姑貸凡此搆黨排陷之風朕必加整頓者乃正所以為爾等諸臣之身家子孫保全久遠之計若諸臣果能遵朕訓旨凡事秉公持正合乎公是公非則上下一心君臣合德永享昇平之福豈不美歟諸臣當共勉之

又奉

上諭朕在藩邸時披閱經史之餘每觀釋氏內典實契性宗之旨因時與禪僧相接惟性音深悟圓通能闡微妙其人品見地超越諸僧之上朕於西山建大覺寺為其靜修之所及朕嗣登寶位凡體國經邦一應庶務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見性明心之學與治道無涉且若以舊邸熟識僧人仍令主席京師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且有累於性音之清行而性音亦力辭歸隱遂安禪於廬山隱居寺四年於茲謹守律規謝

絶塵境即本省大吏盡不知不聞也今聞其圓寂朕心深為軫恤著照玉林加恩之例追贈國師并賜與謚號交内閣撰擬其語錄乃近代僧人所罕能者著入經藏以彰其真修翼善之功

初九日奉

上諭内大臣馬武抱病危篤勢將不起聞之深為悽惻馬武事我

皇考五十餘年朝夕侍奉不離左右恪恭謹慎事事能體

皇考之意從無一件煩勞
聖心之處每當盛暑嚴寒隨從勤勞伊並無幾微倦怠之色朕幼齡時伊抱扶服事備極小心其情事宛然如昨伊為人雖未讀書不能辦理國家政事而侍從
皇考數十年如一日以子臣之情揆之其功較之宣力封疆贊襄朝宁者似為更大且生平胷懷坦白情性和平至於操守一節不過交接之間不能一無所取而枉法貪婪懷私挾詐作威作福如阿靈阿拉錫之所行伊則從

無一事此舉朝所共知者朕追念
皇考凡係昔年侍從之人皆加恩眷望其同享遐年況馬武
乃年齒最高効力最久
聖眷最渥之人舉朝莫與倫比是以朕聞其病勢沉重悲傷
垂涕不能自已屢次降旨欲親身前往看視而諸大臣
合詞勸阻至再至三不得遂朕之願著莊親王同四阿
哥前往代朕看視朕尚望其痊可倘伊病果不起著照
伯爵賜與卹典賞銀一千兩並給與世襲阿達哈哈番

以示朕優眷老臣之至意

又奉

上諭烏喇等處地方差使應行馳驛如差員自備鞍馬殊覺拮据伊等心有餘而力不足如何行走辦事嗣後凡此等一年差遣應予馳驛及一年之内如何令其不至拮据之處著該部議奏

初十日奉

上諭今歲江南地方秋雨稍多其江安所屬被水之州縣

已令該督撫轉飭有司確查賑恤務使小民得所但聞入冬以後時有陰雨積水未消春麥未能及時耕種恐交春米價漸昂而青黃不接之時更須預為籌及況蘇松戸口繁多民間食米多取給於外販尤當早為留意查江安糧道有存貯還漕一項約計二萬八千餘石安慶廬州鳳陽淮安四府各有分貯留漕之項共計九萬餘石此米原為地方備用而設但恐年月已久未必實貯在倉應差京官一員前往確查並會同江南督撫作

何分别留運平糶之法以濟民食但江南地廣人稠恐需米之處此數未必敷用必設法多貯方覺寛裕其應作何採買運送備用之處著九卿速議具奏

十二日

諭内閣九卿翰林科道等覽爾等所奏查嗣庭案内李元偉劉紹曾楊三烱私書囑託情節李元偉因沈元滄係查嗣庭同年求其轉懇查嗣庭致書囑託陳世倌楊三烱亦因係查嗣庭同年懇其囑託牛鈕可見爾等漢人

於同年師生之誼黨比成風平日則交相固結有事則互相袒護夤緣請託背公徇私似此頹風不知起自何時竟至積錮日深相沿日甚不以為可恥而視以為當然以致顧恤私交罔知國法此等惡習實堪慨歎夫國家開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秉公持正共相砥礪以端風俗以正人心所謂以同道為朋於國家方有裨益今乃往來囑託彼此營求以朝廷取士之正途為植黨徇私之弊藪適足以敗風俗而壞人心亦何取於

科甲出身之人乎即如趙申喬乃大臣中之有令名者其臨終時囑其子孫有門生二人某某從未謁見若來京不許其登門其子孫遵奉遺言此二門人至於愧悔無地此人人所共知者以趙申喬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習則其他可知矣然趙申喬究因此邀結私心生子趙鳳詔貪婪不法身受國憲未必非其徇私之報應也又如李紱保薦徐用錫稱其人品端方請帶往廣西以為士子師範而年羹堯則參奏徐用錫人品不端若

用此小人則君子必受其害等語後李紱又奏稱徐用錫為君子以參奏者為小人及朕詢問九卿公論僉云徐用錫實係憸邪小人不可錄用乃李紱仍偏執已見終以年羹堯之參奏為小人並以九卿之衆論為不公又如陳世倌與陳世倕本屬兄弟同係科甲出身乃彼此互詆陳世倌以陳世倕為小人陳世倕又以陳世倌為小人究不知其果孰為小人也可見爾等漢人各挾偏私黨同伐異顛倒是非互相爭執竟置公道於不問

皆由同年師生之見膠結於中以致若此也向時多有條陳請禁淫詞小說者不知淫詞小說固害風俗然小說中淫褻之詞其害尚小至於師生同年之聯絡聲氣徇私滅公惑人聽聞之邪說其害於世道人心者更大且爾漢人以師生之情同於父子如果視門生為子弟自當教以忠君為國立身行己之道今乃教以夤緣請託罔利營私父兄之所以教訓其子弟者固當如是乎爾等由科甲出身者動輒輕視别途之人夫人才何項

蔑有古來名臣碩輔不由科甲者甚多即臯夔稷契豈由科甲乎乃今之科甲出身者不但詆排捐納之人以為異途即特舉之孝廉方正亦以其不由科目而譏誚其不文豈知孝廉方正亦未嘗不譏誚科甲之人不孝不廉耶甚且進士則輕舉人舉人則輕生監殊不思進士果必勝於舉人舉人果必勝於生監乎即如江浙之人詆山陝人為愚蠢豈知山陝之人更詆江浙之柔靡如婦人女子也可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轉相譏誚

報復之理固如是也山陝之人當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陝之武如此則文武並濟各効所長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團和氣豈不美哉本朝立賢無方非若明代專用科目一途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結黨互相排陷必至撓亂國政肆行無忌朕為紀綱法度風俗人心之計豈肯容若輩朋比妄行必至盡斥棄科目而後已此皆科目中之敗類有以致之即有議朕為不重科目者朕亦有所不恤若畏浮言之譏

訕而不能果斷者此庸主之所為也只在朕秉公執正
可對越
天地神明耳況喪心蔑義之人其是非豈有定準以
聖祖仁皇帝之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浹髓淪肌為
千古帝王所罕覯萬世臣民所感戴尚不免於查嗣庭
汪景祺之悖理逆天妄肆譏訕究之徒自取誅戮何損於
聖德之高深乎朕即位以來凡整綱飭紀無不仰遵

皇考之良法美意以實心行實政如果有豐功偉烈大有造於社稷蒼生垂之史冊萬世自有公論即有查嗣庭汪景祺之輩心懷悖亂敢於詆誣者亦必自遺天譴不能倖逃國法究於朕之聲名毫無所損設或朕無功業可紀即有稱功頌德潤色浮詞朕方滋愧亦復何益虛詐之行朕恥而不為也國家用人之道首重科甲朕於一長可取之人尚必錄用況科甲出身苦志讀書欲為國家報効之人朕豈反置之不用乎且爾等鄉會中式文

章知遇師生禮貌人情之常朕亦非槩行禁止也但爾等當豁然如夢之醒洗心滌慮痛除積習以黨援為戒以道義相規期無負於名教務共砥其公忠若為同道之朋則益加勉勵若為同利之朋則力加悛改庶人心正而風俗淳在爾等固永受科甲之恩榮而朝廷亦收得人之實效若執迷不悟仍蹈前愆不獨有玷科甲之名亦且斯文掃地矣爾等欲為忠良之臣輔朕為明聖之主惟爾等是望若爾等甘為朋比小人朕亦無奈受

薄待科目之名而已兩無益也爾諸臣其勉之戒之

又奉

上諭今日朕面加訓誨諄切周詳爾等諸臣共相敬聽惟姚三辰之詞色神氣不以朕言為然伊乃浙人必係查嗣庭汪景祺之同類其胸懷甚不可信朕因浙江風俗頽壞不堪力加整頓務使痛改惡習漸省之人自應感朕恩德共知愧悔乃姚三辰心術不端全無儆懼之意著令其同謝濟世前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使之習觀本

朝兵制諳練邊遠地宜姑且免其革職朕觀人頗能洞悉隱微姚三辰居心行事衆人内自有知者亦必共服朕之明鑒也

十三日奉

上諭黃振國汪誠邵言綸關暾俱著提解來京俟伊等到時九卿等傳諭與此四人黃振國汪誠之罪不至斬決監候邵言綸關暾之罪亦不至邊衛充軍乃結黨朋謀鑽營李紱蔡珽為之稱屈復造作浮言指使謝濟世叅

奏翻案欲以傾陷封疆大臣且李紱密奏田文鏡欲監斃黃振國以滅口不知田文鏡與黃振國有何深讐抑田文鏡有何短處為黃振國操持而必欲致斃滅口耶朕為世道人心關係不得不加以重典以儆戒將來是黃振國之死實死於李紱蔡珽謝濟世三人伊在九泉之下亦當痛恨此三人也朕恐伊等下愚不移至死執迷不悟故著九卿將朕此旨明白宣諭俟回奏後將黃振國正法汪誠著於刑部監候秋後處決邵言綸關㬚

各充發邊遠地方

十五日吏部議叙平定青海人員奉

上諭從前議叙平定青海功績朕俱詢問年羮堯分定等次朕意以為年羮堯斷不忍欺故信之不疑皆准所請今只就宋可進賞給三等阿達哈哈番而黄喜林賞給二等阿達哈哈番觀之則從前議叙各官輕重失實不能公平顯然矣著將本内諸人議叙之處交與岳鍾琪秉公分別具奏到日議政大臣大學士等定議具奏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勦撫狆苗地方寧謐奉

上諭狆苗自數百年以來兇悍不法擾害平民今鄂爾泰

石禮哈馬會伯率領弁兵前往勦撫成功甚速地方俱

已寧謐永無苗人騷擾之患甚屬可嘉著將鄂爾泰等

從優議叙在事官員兵丁俱著照軍功例議叙如劉業

浚當用兵之時退縮不前者著嚴察議奏

十六日吏部侍郎沈近思條奏整飭浙江風俗事宜

奉

上諭據沈近思奏稱浙江一省逆種雙生越水為之增羞吳山盡皆蒙恥等語朕謂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為習俗所染可稱上智不移實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其所條陳浙江風俗十款事事切中情弊委曲詳盡甚屬可嘉著發與李衛王國棟照伊所請嚴行禁約

十七日奉

上諭前差學士何國宗等七人前往山東查看河道朕俱給與驛站夫馬廩糧不使煩擾地方其遠道踏勘不通

驛遞之處則令該管州縣酌量應付該撫陳世倌自應將如何供應並議定動用何項銀兩給與不使累及官民方為妥協今據塞楞額奏稱歷城等二十二州縣詳報供應欽差食物車馬等項用過銀兩無項可抵除德州泗水恩縣高唐聊城五州縣情願將用過銀一千五百九十九兩自行捐備不請開銷外其餘州縣共用過銀七千二百六十餘兩應於何項開銷詳請定奪等語何國宗等查看河道既已給與驛站夫馬廪糧其餘遠

道之處地方不遠所需日用之費甚屬有限今覽塞楞額所奏各州縣應付將及萬金之多此皆陳世倌徇情結納逢迎欽差之人任其浮用濫支以博人之稱譽背旨諂媚甚屬無恥有玷封疆之任前何國宗回京即在朕前奏稱山東巡撫陳世倌甚好並奏及送伊等盤費各八百兩河南巡撫田文鏡無所餽送其詞色之間似有以田文鏡為不敬欽差之意因田文鏡無可指摘而何國宗等亦但露不足之色又如查嗣庭奉差江西丁

士一接待踰格孫蘭芯致書訴冤可見奉差之人在外借端生事情節顯然山東供應欽差濫支之七千二百餘兩並泗水等州縣自行捐備之一千五百餘兩俱著於陳世倌名下賠補以警將來阿諛之風何國宗等不惜地方物力負朕任使交部嚴察議奏

又浙江省在京大臣官員吏部侍郎沈近思等奏謝

整飭化導浙江風俗奉

上諭覽浙江大臣官員等謝恩奏摺若果出於至誠感激

愧悔交加儆戒勸勉則一二年間風俗可望其歸於醇厚不負朕化導之苦心而爾等身家子孫亦永受其福倘係粉飾虛文則此奏復何益也朕所不取向來浙江風俗如此爾等諸人中豈無存心邪曲與汪景祺查嗣庭相類者前二人罪案敗露之時朕若一一究問訪察何情不得而朕不忍株連多人曲為保全爾等當知朕寛大之恩人人感激砥礪踴躍自新朕觀浙江風俗讀書人多非强悍愚蠢聖教所不及如苗猓番獞之可比

祇因平時習染既深而一念偏邪埋沒本良致昧綱常
大義若將此心檢束循理而行則習俗頃刻變化收效
甚速也自茲以往爾等果能洗心滌慮遷善改過朕必
知之倘陽奉陰違仍沿故習亦難逃朕之洞鑒勉之慎
之

十八日奉

上諭謝賜履朕向來原不知其人伊初到山東巡撫任時
大臣中數人曾在朕前奏稱謝賜履操守好而才具平

常彼時因魏廷珍陞授湖南廵撫所有兩淮廵鹽御史員缺甚屬緊要朕遂將謝賜履補授并授為副都御史是時山東有貪劣知府陶錦李元龍等數人經朕訪聞確實諭令黃炳糾条並不由於謝賜履之陳奏也而謝賜履自居条奏劣員之功山東之人亦皆歸功於謝賜履則謝賜履之欺世盜名可知矣及伊到兩淮後雖無貪婪之名然一事不曾整頓至於湖廣鹽價一事與楊宗仁爭執伊所辦理亦甚不妥及調補兩浙廵鹽而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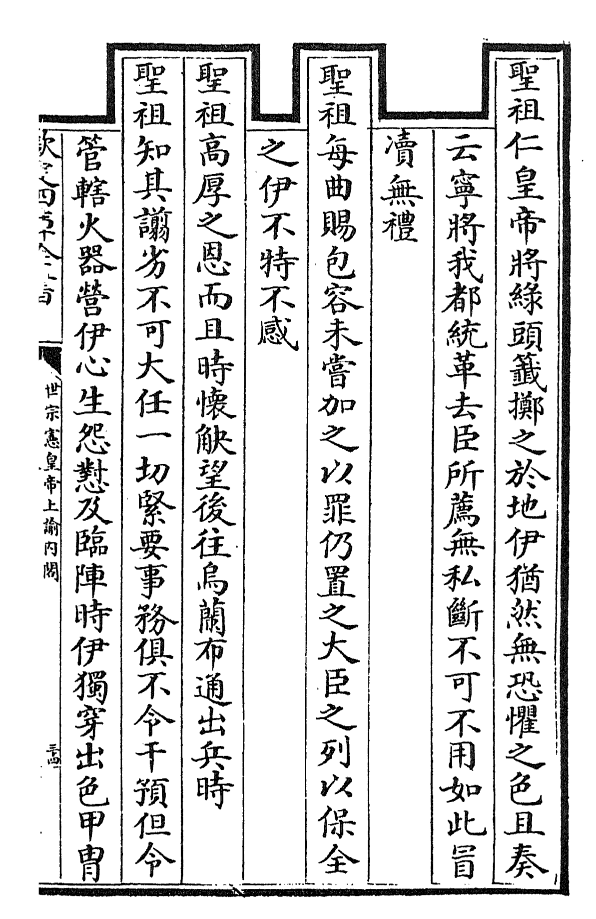
因循怠忽以致私鹽充斥鹽梟橫行全不能盡心經理
俟朕降旨而後稽查使人歸怨於朕而年羹堯到浙時
伊親身昏夜遠接備極恭敬則其工於諂媚逢迎又可
知矣今年夏間陛見來京以衰老求退朕觀其言動知
其為詐偽之小人即伊自稱衰邁不能供職此語亦非
實情不過託詞試探朕意朕料其不能為國家出力故
允從其請令伊胞姪謝濟世聽人指使顛倒是非擾亂
國政此必係謝賜履心懷怨望平時不以正道教訓子

弟以致伊姪背公蔑理狂肆妄行干犯法紀著行文本籍令謝賜履即速赴京爾等將謝濟世案內情由向伊一一詢問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從來國家外戚以恭順謙謹為尚不可驕縱妄行舅舅佟國綱素性乖謬昔為都統時每薦舉人員無論其人之優劣必強求

聖祖仁皇帝擢用如不俞允即有怫然之意



聖祖仁皇帝將綠頭籤擲之於地伊猶然無恐懼之色且奏云寧將我都統革去臣所薦無私斷不可不用如此冒瀆無禮

聖祖每曲賜包容未嘗加之以罪仍置之大臣之列以保全之伊不特不感

聖祖高厚之恩而且時懷觖望後往烏蘭布通出兵時

聖祖知其譾劣不可大任一切緊要事務俱不令干預但令管轄火器營伊心生怨懟及臨陣時伊獨穿出色甲冑

單騎馳出鹿角之外以致中鎗身死蓋其平日蓄志忿戾故特有意輕生以辱國體然

聖祖念其既已陣亡仍優加䘏典

聖祖之恩禮外戚始終不替可謂至厚且渥矣其子孫應倍加感激而諸子皆不然其剛愎無禮大與其父相同及

朕即位之後念其為

太后戚屬且仰體

聖祖推恩至意於佟國綱之祖父特加曠典贈以崇階錫之

美謚又勅該部為之修墓建祠頒賜御書匾額對聯以光祠宇恩施稠疊寵榮備至乃鄂倫岱法海等並不知感戴朕恩反以為此等異數皆因朕優待隆科多所致其負恩悖義一至於此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如法海乃佟國綱微賤侍婢所生自幼父不以為子兄不以為弟及讀書長成憑藉外戚之勢濫得科名遂益肆狂縱不知檢束至法海之兄鄂倫岱不孝於父通國皆知法海之生母沒後鄂倫岱不容其塟入祖墓彼此遂成仇

敵其父子兄弟之間情誼乖離大率如此法海本屬無
能之人
聖祖因伊係舅舅之子且念伊父陣亡故由翰林游擢廣東
巡撫其在廣東操守雖好然行事乖張於地方吏治盜
案全然不能辦理且進呈奏摺俱係敝紙惡墨
聖祖怒其不敬曾將其進摺家人痛加責治而法海毫無畏
懼狂悖自如
聖祖恐其貽悞封疆將法海革職令在軍前効力伊至西寧

遂與允禵私相交結允禵為大將軍時種種貪縱不法之事法海並不勸阻及朕即位後令允禵來京法海乃軍前効力廢員未奉朕旨即潛至京師彼時適值年羹堯來京陛見奏稱法海已經到此且薦其可以任用朕因命為江南學院法海蒞任後頗有聲名朕意欲擢為浙江巡撫年羹堯復奏法海止可為學院不可為巡撫朕思法海既堪為學院之任則亦可以用為巡撫遂將伊補授浙江巡撫詎意法海一至浙江而狂妄暴戾之

性依然不改慢罵司道肆無忌憚嗣據佟吉圖奏稱法海向司道前極口讚揚年羹堯為天下第一豪傑此外之人無一可用其所言之狂悖如此臣實不顧為伊屬員等語其所以稱讚年羹堯不過欲要結年羹堯之歡心為之援助其卑污鄙賤無恥喪心於此可見目下杭州將軍鄂彌達在京陛見亦奏法海前為浙江巡撫行止乖謬不堪之甚是法海之不能勝任巡撫人所共知朕前此將伊調回授以部院事務猶冀其時聆訓旨或

能悔過効力朕之加恩於法海不為不厚矣法海前自西寧進京時曾奏允禵向伊云我與皇上已成讐隙朕思向在藩邸與允禵並無嫌隙何事成仇揆之於理允禵必無此言此特法海前與允禵交好故揑造此語以見朕若處分允禵即為報復仇怨無非深為允禵預留地步巧圖營護之意今遣人訊問允禵允禵回奏我今身犯重罪蒙皇上不加鈇鉞實感實悔凡是我所言者無不承認但法海此言全無影響伊現今在京我情願

與之質對據此則法海之居心奸險罪惡顯然且伊與鄂倫岱兄弟之間原如仇敵又欲借此以掩飾其骨肉相殘之醜至鄂倫岱結黨悖逆擾亂國政朕將鄂倫岱正法並未株連法海而法海與鄂倫岱平昔本如仇敵乃鄂倫岱被誅之後伊轉時露怨望之色此其大詐大奸尚有人臣事君之體乎朕近命法海往西寧搬取塞思黑之家口伊竟不請訓旨冒昧前往前月二十一日塞思黑之家口一到保定伊便欲獨自進京其一同差

往之太監王自立郭進玉向伊云我等同辦此事今到保定尚未奉旨忽留我等在此大人獨自進京我等甚是害怕伊對王自立郭進玉云我總是有罪之人此番進京皇上必將我拏問交部彼時必定另差人來料理等語伊遂於二十六日自保定起身前來奏聞朕諭以前次既不請訓旨今又何必瀆奏伊竟不候旨公然自往保定將塞思黑家口帶領來京強交內務府收管似此悖亂妄行目無國法斷難寬恕將法海革職拏交刑

部著順承郡王錫保領侍衛内大臣各部院滿大臣等一一審明具奏

又

諭五城官員軍民人等制錢乃日用之所必需務使充足流通始便民間之用國家開局年年鼓鑄而京師錢文不見加增外省地方亦未流布是必有銷燬制錢製造器皿以致錢文短少錢價日昂其中情弊顯然朕念切民生屢降諭旨而錢價仍未平減是以禁用黄銅器皿

凡民間所有俱給價令其交官以資鼓鑄此朕悉心籌畫至再至三專為民間資生便用起見並非朕有需用銅斤之處而廣收民間之銅器於內府也似此有益於民間之事爾等當即踴躍急公欣然交納使錢文贏餘日用贍足尚何待於上官稽查催迫耶況銅器交官皆如數領受價值又何樂而不為耶且民間器皿非必定需黃銅製造其在有力之家則白銅紅銅皆非難得之物而無力之家則木盆磁器價廉工省亦未嘗不適於

用非若錢文為人人所萬不可缺者朕為爾等日用之計如此籌畫爾等自為日用之計更當鼓舞奉行何必遷延觀望令公私俱無所裨益乎與其藏匿於家將來限滿三年犯禁獲罪何如彼此相勸早為交納既得價值而又受錢價減省之利益乎朕憫爾等愚昧無知再頒此旨通行曉諭其咸體朕意

二十日

諭刑部劉天桂所犯止於杖責並非死罪重犯何以至於

監斃在獄著該部查明具奏從來監斃人犯多由獄官
疎忽一任禁卒陵逼所致若使本犯有應死之罪又當
別論其軍流以下輕罪之人瘐斃在獄甚屬可憫其在
獄患病者應否保釋調治再督撫題報監斃人犯本內
務將本犯情罪並病故緣由如何聲明不令朦混之處
著九卿議奏

二十一日

諭戶部江南地方今歲秋冬雨水稍多低窪之處未免減

收目下米價雖平恐明歲青黃不接之時價值不免昂貴朕心軫念預為籌畫已特遣專官將從前截留漕米一一清查會同該督撫商酌以濟地方之用又令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委員於鄰省採買米穀以備積貯平糶之需朕思蘇松常鎮四府地廣人稠需米甚多而四府所屬漕兌共一百四十餘萬石居七省漕糧三分之一今州縣既有被水之區恐小民輸納匪易著將成災五分以上之地畝應出漕米緩徵一半約計將及二十

萬石俾閭閻既寛正額之輸將而地方又有多餘之米粟則編戸窮黎當不慮其乏食矣其緩徵一半漕米著於雍正五年秋收後帶徵完納其不成災之地畝仍照額徵之數准其紅白兼收著將此速諭該督撫遵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年來冬月封印之後政務畧有餘閒朕手書福字賜內外大臣諸臣奏謝皆稱受朕賜福之恩此世俗之言非正理也朕何能以福賜諸臣哉不但朕也即

上天亦豈能以福私與一人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自求多福古聖人之垂訓深切著明如此從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福緣善慶視乎其人之自取他人不能助纖毫之力也且所謂福者不在乎富貴貧賤之間富貴人有富貴之福貧賤人亦有貧賤之福有時貧賤之人循理守分無患無憂其心志安舒四體暢適轉在富貴人之上是人人各有其福也朕之每年頒賜福字者葢欲諸臣觸

目警心時時存可以獲福之心行可以獲福之事如詩人之所言自求多福則諸福集於其身矣諸臣又嘗言賴朕之福此言亦屬非是葢必諸臣皆有福朕方有福是朕實賴諸臣之福也又必天下百姓皆有福然後為吾君臣之福是君與臣皆賴百姓之福也願與諸臣共勉修福之道可耳

二十三日奉

上諭戶部尚書蔣廷錫在內廷侍從二十餘年恪慎勤勞

實心効力朕御極以來凡交與部院事務皆能悉心辦理明晰妥協簡任農曹尤為稱職素性篤於孝道其母身享高年蔣廷錫朝夕承歡奉養唯謹朕優眷大臣推恩及於其母時加存問賜賚載頒今聞其母奄逝深為軫惻特遣大臣前往賜奠茶酒加恩諭祭一次並賜銀一千兩為殯殮之資以示朕教孝勸忠之至意

二十四日

諭戸部尚書蔣廷錫爾母壽登八十一歲生前受兩朝恩

賚歿後朕又加恩禮爾母可謂全福矣爾當仰體朕意勿過於悲傷愛養精神為朝廷効力爾母之心亦必大慰

又直隸總督李紱保題景州知州王安仁奉

上諭據李紱奏稱景州知州王安仁到任以來捕絶蝗蝻實心出力等語倘直隸地方果有蝗蝻李紱理應奏報如何隱匿至今於保題王安仁本内始行聲明況王安仁於今年五月内到任今年直隸地方雨水調匀並未

聞有蝗蝻萌動今將此徧問直隸在京大小官員俱稱景州地方不聞有蝗蝻他處亦不聞有蝗蝻等語李紱所奏王安仁捕絶蝗蝻係何月何日之事著李紱明白回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署江南總督范時繹奏稱本年八月間接准工部咨文令江南製造戰船所用旗幟軍械炮火等項比即委員照式製造齊備兹於十月内又接工部咨文令江

南停其製造但此項軍械既已照式備齊不敢藏貯於外仍應送赴天津等語戰船軍械關係緊要應在何處製造工部自當悉心酌定然後行文外省何以既令製造於前又令停造於後前後互異使外省莫知適從甚屬不合著將工部堂司官交部察議具奏軍械器物部中尚未製造而江南俱已製就著於來春酌量時候運送天津其福建浙江所製器械亦照江南運送之例一體遵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即位以來視滿漢臣工均為一體時時訓誨以君臣之間務敦元首股肱一體聯屬之實心而不在於儀文度數之末至於上之賜賚於下下之進獻於上不過藉微物以表誠意之交孚若誠意不孚而徒事虛文則大非君臣一體之道也朕三年以來素服齋居從未令進獻至上年八月三年之期已滿十月為朕萬壽節在廷諸臣有進獻書籍筆墨文玩之事朕以諸臣之意出

於誠懇若一概拒卻恐無以聯上下之情而成泰交之誼故其物雖極輕微鄙陋朕亦鑒其忱悃而收納一二件此朕優待臣工曲體下情之深恩並非以其進獻之物可適於內廷之用而收納也已旋命停止羣臣之進獻矣朕之視爾諸臣實不啻家人骨肉是以偶有食用之物朕亦不論物之輕重遇便即行頒賜如論語所記賜食賜腥古人早已行之朕實出於一片待下之誠心若云以此鼓勵望其報効則誠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

犬馬矣朕豈忍為之乎向來年節之時

聖祖仁皇帝以口外所進鹿豕雉兎之類頒賜諸王外其餘止及於漢大學士及內廷供奉之翰林則其優待漢人者如此朕踵而行之徧及於在廷大臣無非家人父子歲時伏臘歡欣浹洽之意不在微物也乃查嗣庭私編日記譏訕朝政而於賞賜進獻之物則以無為有以少為多將來布散流傳必致生人議論即如楊名時李紱何世璂甘汝來等所進之物奏單現在而李紱甘汝來

又因不收再三奏懇爾等觀其所獻俱堪一笑此亦非伊等今日所進偶涉非溥乃向日之例大率皆然我

聖祖仁皇帝六十年來諸臣進獻之物不過如此天下人所共知者而蒙

聖祖寛大包涵之度鑒其微忱不遺葑菲所收率多筆墨箋紙書冊之類恩誼可謂至矣假使有悖逆狂妄如查嗣庭之誣妄記載者六十餘年之久又不知如何訛言也不幾以

聖祖恤下之弘仁而反啓僉壬之訾議予朕御極以來事事率由舊章祗因查嗣庭之妄行訕謗朕心深為畏懼是以有禁止漢官進獻之旨即年節賞賜之事朕意亦在躊躇益恐照舊行之或啓無知小人之議論若將進獻賞賚概行停止又將謂朕之待下過於嚴峻無以聯上下之情而不合於

聖祖之政人情叵測衆口難調此雖細微之事中有關係朕亦不得不加詳慎著將甘汝來奏摺並李紱等進獻奏

單發與漢大學士九卿閱看議奏　漢大學士九卿等
援據舊典合詞奏懇仍照舊例又奉
上諭此朕慎重之意惟恐以濫賞啓人議論又恐因進獻
開諂媚之端故令漢大臣等會議具奏今覽所奏援引
舊典情詞懇切著照所請行至於諸臣進獻之事外任
大臣自古有貢獻方物之理今仍准其進獻但所進之
物必令廷臣共知之朕酌量收納亦必令廷臣共知之
在內諸大臣原無方物可獻若以慶賀令節之期視為

成例相率進獻朕概不收納朕前所降諭旨甚明仍著
遵行

二十七日

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內府佐領官兵國用莫要於制錢
制錢充足價值日平始於衆人生計有益今錢局每年
鼓鑄並未流通於外省理應制錢加多價值日平乃制
錢不但不加多而舊時制錢漸少錢價反覺昂貴皆因
不肖之徒希圖利息銷燬制錢製造黃銅器皿之所致

也朕洞悉此等情弊爰降諭旨禁用黃銅器皿令給官價收納此特為衆人生計周詳籌畫使錢文充足有益於衆人之日用並非朕有需用黃銅之處收衆人黃銅器皿於內府也聞有雖經該管人員屢行催促不肯即交納者又有遷移隱匿者夫收納銅觔照常給與官價並非徒交不得價值衆人自應欣然踴躍各將家中所有黃銅器皿速行交出何至使該管人員稽查催促耶且衆人家中何必定用黃銅器皿其有力之家白銅紅

銅鉛錫俱屬可用至中人之家磁器木器未嘗不適於用而所需價值又復廉省衆人將黄銅器皿交納既可照常得價而制錢漸漸加多充滿足用於衆人生計亦大有裨益今與其隱匿家中至三年限滿發覺之日自干罪戾何如及早交納以得官價乎朕矜恤衆人愚昧無知妄自取罪故復行降旨曉諭再滿洲本性原以淳樸儉約為尚今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傚以致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識撙節之道罔顧生計因酌定品次禁

止服色勒限一年令其各按品次服用降有諭旨甚是明悉此特軫念八旗滿洲官兵如同保赤關係尤切故曲為籌畫定其品次以禁服色欲令日用充足非無故而禁止也或有無知之徒猥稱民人奴僕且並不禁止聽其任意服用何以禁止我輩等語又不識朕矜恤之意於禁止限内製作新衣誑稱是禁前所製若儘教如此製用則終無底止時矣夫民人奴僕有何關係安得與官兵比並即使伊等衣服華美豈遂較官兵榮顯乎

須知並非為官兵等不及若輩爰有是禁亦為官兵等之生計而禁止耳人之尊榮不在衣服惟在各人行止葢富足之人少而家本貧乏互相倣傚之人多既已貧乏而又勉强倣傚則生計愈窘矣衆人與其如此拮据於衣服豈若安守本分砥礪於學藝品行果能奮發黽勉得歷官階以至大僚自然得服用矣凡官員兵丁所恃以為生者惟在俸餉且各有應當之差若因製一衣服即耗費數月之錢糧其日用尚能饒裕乎夫儉約為

持家根本不能節省於衣物等項焉能有益於生理若能謹遵朕之諭吉儉約自持不事奢靡濫用至比戸漸臻充盈之時方感戴朕教養之深恩矣著交與各該管處再行曉諭務使咸知朕心各求儉約以副朕矜恤優待旗人之至意

二十九日

諭理藩院向來四十八旗王台吉派為兩班來往京城本家即有要務或身抱疾疴亦必前來交春始回本地明

歲冬季又復該班日期既近冬寒往返勞苦深可軫念伊等内有願請朕安者當於草青時照常前來其年例應分為三班二年一次俾伊等得以休息爾等議奏

又吏部議准兩江總督范時繹請將江南沿海州縣各缺於記名人員内揀補奏

上諭范時繹奏稱江南沿海州縣及直隸州缺請朕於記名人員内補授部議引直隸總督李紱之例准范時繹所請令其於一年之後方行保題等語直隸地方與京

師甚近是以朕允李紱之請暫寬一年之期若因范時繹到任未久屬員難以保題准照李紱之例則凡新任督撫皆可援此例以謝保題之責矣且朕意委令督撫保題者蓋其人係督撫所保倘將來於地方不甚相宜該督撫便於奏請更換若經朕揀選命往恐督撫等不無瞻顧之處該部所議不合著再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朱家口決口合龍奉

上諭齊蘇勒自簡任河道總督以來謹慎勤勞操守廉介

實心供職潔已奉公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齊蘇勒遵
朕諭旨督率河員加意堵築今據奏報於十二月十三
日決口合龍朕心深為慰悅具見悉心任事經理有方
使泛溢河流有安瀾之慶甚屬可嘉齊蘇勒著加太子
太傅以獎勞績